制義叢話

制義叢話卷之六

福州梁章鉅撰

王耘渠曰鄧文潔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文實實能從禮樂不興內講出刑罰不中之故深厚爾雅無一語書生氣卻無一語宦稿氣前朝諸公之於此道其精神實有足以不朽者或謂八股終有廢時斷斷不然也　按文潔文講下云禮樂所以飾治刑罰所以懲姦然惟極辨之朝欽恤於五用亦惟大順之世盡心於一成兩者相反而相爲用也是先從正面寫出相因之理後幅云刑之屬數千罰之屬亦數千非嫻於節文而平於好惡必不能有倫有要而詳其麗於法之中或上刑而適輕或下刑而適重非觀其會通而融於拘攣必不能惟齊非齊而權其比於法之外要之出乎禮即入乎律降典與播刑非二物也故禮之壞也其究即刑之棰也書

之中節爲和怒之中節亦爲和用樂與用刑同此心也故樂之崩也其究卽刑之濫也又從刑罰中想出禮樂精蘊眞是融貫六經之文

俞桐川曰慶歷閒浙中有二黃嘉禾黃葵陽洪憲武林黃貞父汝亨並堪爲制義正宗葵陽文矜貴警卓詞意相稱貞父較精峭而意勝於詞似在葵陽之上

四勿齋隨筆云黃葵陽作季文子三思節文不泥說道理只就謀國上講恰合書旨其小講云古今得失之故皆起於人心之思顧其得也以沈機亦以果斷其失也以輕發亦以遲疑中幅又云國家有大計惟斷乃成社稷有令圖惟斂斯集此數語乃千秋之龜鑑不僅爲此題發也按葵陽嘗主順天戊子闈謂正文體必先端士風疏陳六事一曰去浮靡二曰止奔競三曰明是非四曰禁僥

訣五日禁黨網六日禁清議萬歷初與趙定宇太史同忤江陵葵陽先定宇辭歸丁丑江陵奪情定宇以抗疏廷杖葵陽時已家居嘗曰定宇俟其失節而攻之予先於盛時而避之定宇固焦頭爛額之客而予實曲突徙薪之人蓋自喜其見幾明決斷不爲三思者所竊笑矣

鄧蘇年師曰讀隆萬時文由淡而濃而其淡處愈有味黃葵陽君子和而不同文措語雖淡而樹義卻極精深如云天下國家之事本非一人之意見所得附和而強同者惟平其心以待之而已矣天下萬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而强和者惟公其心以應之而已矣前比是大程子之於荆公後比是朱文公之於陸陳言皆有物不知者但以爲淡也又云非其道也獨見獨行舉世非之而不顧雖或不諧於衆實則相濟以爲和此君子之所以不

同也其心與跡易知也如其道也公是公非與衆共之而不違卽使自混於俗不過順應以爲和此君子所以和而不同也其心與跡難知也此於和同互異之處確然得其指歸遂能將君子心事學術全身寫出而鹵莽讀者亦鮮不以爲淡矣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舊說但言學中有祿故食不必謀惟楊貞復起元文偏言學中有祿故謀道者易兼謀食雖似翻案卻是的解文云所以養有道之士而爲所學之驗者此祿也所以維謀道之心而爲所學之累者亦此祿也蓋旣有得祿之理益不可有得祿之心一有得祿之心則是學也乃謀食之精者耳是以君子而兼小人之利也恥孰甚焉如此通起下句更爲警切其實非翻案只就舊說斡進一層耳

孟瓶菴師曰動乎四體須兼賢知愚不肖說惟黃貞父文說得最

親切如云賢知者動之爲德機愚不肖者動之爲妄形又云四體者官之所止而動則神行神行則官從而順逆判於俯仰之際四體者氣之所布而動則志壹志壹則氣隨而得失著於辭躁之間方望溪謂義本左氏內外傳於造化之機人身之故皆能確然道其所以然是也

俞桐川曰古文之盡莫如歐陽永叔時文之盡莫如許鍾斗猶萬物始而合學繼而發榮終而爛漫其必趨於盡者勢也惟善用盡者足以持之永叔之文盡矣而骨力峭拔風度委折使人不覺其盡鍾斗之文亦盡而遒鍊古腴人又不厭其盡也鍾斗其時文中之永叔乎東鄉周城評鍾斗文皆嫌其盡湯若士獨同同安學王錢王錢之派至同安而盡洩夫學王錢者非學其節樸也王錢妙於不盡鍾斗妙於盡鍾斗以盡學王錢之不盡亦猶永叔以盡學

史公之不盡是故善學前人者未有過於二公者也

王耘渠曰孫月峯先生手評經史古文何啻萬卷惟子張問十世章文波勢雄奇足徵所自而他作多不稱此反開軟熟法門元墨尤劣何也

徐存菴曰嘉靖以前文以實勝隆萬以後文以虛勝嘉靖文轉處皆折隆萬始圓圓機由鄧開之也後漸趨於薄矣嘉靖文妙處皆生隆慶萬歷始熟熟調湯許開之也後漸入於腐矣

閻百詩曰顧郎仲謂孟子仁者無不愛一句原以急親賢為急當務故下節只說不知務可見論仁即是論知無二項也此節須融會章旨始得其說　按何義門曰何待看下節上云當務之為急此云急親賢之為務語脈正相承故許鍾斗二句文起講云蕩治天下者則莫不有所務矣而當務之急孰急如親賢此非知者不

能知也亦非仁者不能行也蓋自古稱至仁固從大知中出也

方望溪曰夫子使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注斯指此理而言明明是仕之理本無可疑程子已見大意謝氏不安小成則又於開未信處推原其緼如此後人因當日未嘗明指出大意謂何小成謂何安謂妙在不直說破其於斯字之旨竟似禪語機鋒矣蓋思曰文云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聖人之信也使必如聖人之信而仕則天下之仕者亦寡矣而開乃將進取焉或以果藝或以禮樂皆諸子之信也使能如諸子之信而仕則開之於仕也亦庶幾矣而開殊難自慊焉於信字能實實指出卻即在人人共讀之四書中何等直截顯易乎

俞爾門（衔春）曰泰伯之讓商讓周訖無定說作者遂語多騎牆惟董思白文破兼讓商並講下云泰伯而有周之國即可以有商之

天下一語已探驪得珠惜中間分比語意多犯合掌之病若後幅云蓋吾於泰伯之讓以其有讓之功是以見其有讓之心也由後事以推之者也人於泰伯之讓以其無讓之跡是以並忘其讓之名也由時事而論之者也故吾必曰泰伯商之讓王也非周家讓國之世子也語殊倜儻宜艾千子以雄渾亟稱之　按孫忠烈燧文云泰伯之心惟泰伯自知之泰伯之事亦惟泰伯能爲之說無得而稱更直截了當又有黃海岸者文後大結云考泰伯之於吳其卒也無子則天固不欲伯之爲開後哉然而此泰伯之志也當其去位之時固不願有後於周矣不然東宮元子胡爲舍天下而逃哉數語亦奇

韓求仲曰董思翁戊子己丑間錄袖吳道光文三十餘首早夜諷之以爲得乎宗門前輩眼力固是迥異恨無從覓吳之佚稿今僅

存事孰爲大二句題文一首

董華亭所論諸字訣皆足爲後學津梁惟離字不甚允張侗初有云題本如此文卻如彼離而不出乎宗所謂意與題相生不與題相迫解此方知離字妙用萬歷庚辰科會試次題素隱行怪全章場中多講至末節卻似君子依乎中庸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離一串做總有痕迹惟劉延蘭文云故君子之依乎中庸也擇之也精而依之以爲知者不惑於似是之非守之也一而依之以爲行者不淆於他歧之惑由是而遯於世焉吾安之而已由是而不見知於人焉吾非悔而已乃深得離字之趣也

王裔松錫綸曰萬歷間魏士爲光國作公曰告夫三子者題文追寫逼眞齊使哀公色赧又當泣下中後數比口角尤爲逼眞如文中云告之而三子以爲可不必問數人之可也先發後聞無告也

告之而三子以爲不可不必問寡人之不可左提右挈在彼也子大夫誠能調停三子以必伸請討之志無患寡人之不從矣寡人固惟三子之命是聽矣子大夫不能調停三子以必伸請討之志無恃寡人之易與矣寡人固非三子之命不行矣意者先君後臣而故先我之告於三子耶則子大夫之裔謀也寡人所不敢當也意者尊君抑臣而故後三子之告於我耶則子大夫之失計也三子恐不樂承也按此與項水心何必讀書文同一尖薄口吻然仲子心中求必有水心許多計數項文見求於而權臣耳中忘當得士爲如此洽語乎

梁省吾保慶曰陶石簣評湯霍林文云世之評文者類言好醜而莫言內外予獨以內外分好醜可謂發千古未發之秘蓋外膚內枯文之下也外枯內膏文之上也昔坡老好淵明之詩以爲質而

實緝臞而實腴且曰佛言食蜜中邊皆甜人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文之內外其能辨之者寡矣湯若士之文所謂外枯而內膏似淡而實美者嗚呼此不但評羅林文直有質先生自述其文矣

王己山曰自萬歷己丑有質以奇矯得元而壬辰韓之遂以淡爲之習首倡因之其實文章之變隨人心而日開於順題成局相沿已久之後變而低昂其勢疾徐其節亦何不可

俞桐川曰忠臣之文多發越孝子之文多深沈讀方孟旋文幽奧堅困質而彌文殆有至性存焉其生平少孤養母久困場屋比得一第其年已晚猶陳情顧請哀毀致喪是終其身皆孝親之日宜其文之深沈而可誦也　徐存菴曰孟旋浙之西安人也丙午繼應天至丙辰韓若愚得其卷擬本房第八忽叫絕定爲首卷填榜日見爲孟旋語人曰得百少雋不如得一老方故繆西溪曰由前

摸索無心發千年之祕由後殆賞偏喜添雲水之庄傳爲佳話

林暢園師曰前明文字郎尙設色如方孟旋夫子至於是邦章文中段忽云迸九德於虞箴則謨明弼諧之勵翼合聽之風所由隆也觀六典於周官則剛克柔克之時用訪道之忱所自徹也張爾公病其塡砌陳百史喜其韻高惟徐存菴云此二小比是先生出調遊響如出師表中忽入親君子遠小人兩段文字可謂善於論文實開時賢一門徑也

俞桐川曰神廟倦勤堅冰漸長士心鬱結見於文章率皆忿激粗厲之音惟顧瑞屏 錫疇 文淸而善入婉而多風故草堂諸選亟稱之然瑞屏文有二體爲諸生時其文容雅爲翰林時其文簡鍊皆可名家而後者尤至矣 按瑞屏爲禮部侍郎史繼偕所擧董嘗謂人曰予教習庶吉士二十三人瑞屏亭亭玉立異日明廷羲禮

也按檢討後以疏擊魏閹奪官崇禎改元起用敘曰當閹氛火烈
黨網飆興愚夫首濡智者舌噤爾獨義形於色情見乎詞美厥青
緗居然白簡是應擢爾宮僚以風百爾遂游至禮部侍郎瑞屛有
季氏旅於泰山會題深文峻筆當與擊閹疏並傳藍手拈此題者
多斥其僭妄之罪而瑞屛獨揭其自危之心起講云大凡奸雄必
聽命於鬼神而豪強必彌情於禱媚二句已立鐵案後幅云其心
蓋曰得罪於君猶可逃也得罪於神不可逭也吾隆岱宗之祀而
從前汰侈之罪悉贖於一旅消之由是則君有所脅逼而無妨也
民之怨分猶可脇也神之恫分甚可虞也吾舉望秩之儀而向後
熾昌之勢悉冀以一旅迓之由是則民有所觖望而亦不顧也況
在魯公視朔不告既灌不虔何有於泰山有其代之豈反爲幽冥
之所棄且在泰山時巡已廢肆覲已虛何有於旅有其舉之諒必

爲山靈之所歆此季氏之隱也惟其自危已極故假此以自飾耳奈何徒以其僭而責之徐存菴評云以縱爲束以出爲入以無干事爲切證讀此一過石門介邱則當不復車馬駢填

四勿齋隨筆云名人制義有說得精實賅括者便可作座右銘如萬歷間李愚公若愚弟子入則孝節文中間收束四句云蓋竟爲之途而使其力竭事事有所餘復密爲之程而使其精神息息有所注教者學者能事盡此數語矣又袁中郎宏道此題入手云且天下未嘗乏才也自蒙養之道弗端而人才敝於童習時矣是以今之子弟多以日用倫常爲卑則遠騖其力而期以不嫻文詞爲恥則又專用其功非訓也徐存菴曰專攻文辭尚不可爲訓今者總角抱書老生把筆閭巷間不能多見而裙屐之流且孫竇中衒之何哉

俞桐川曰王房仲士驌學董宗伯者也宗伯備乎五福而房仲艱於一遇豈非命哉方宗伯名盛時陳眉公附之詩文遂播四海房仲學過眉公而名反不逮余觀宗伯文豐潤秀逸其體圓房仲文峭拔矜厲其體方豈圓者易合而方者難遇邪

徐存菴曰鄉泗山修身則道立一節萬歷癸未會墨格法本董中峯玘凡為天下一節程文順治辛卯鄉元臨江西程文又從泗山脫化而出陸雯若謂前輩文章必有所本晚山愈工後來居上每每如此但不可對題抄套買櫝還珠耳

阮吾山曰夏塗山日瑚幼為名諸生一日夜歸遇縣尹孫肇興於道左右以夜行執之不跪對以會文歸遲遂以草呈孫於馬上讀之不數行大驚曰卽發矣卽發矣以此取科名如拾芥耳因叩其居不遠遂就書几更為指點且曰如此破法不得元索筆為易一

破而去是秋孫爲同考官得堃山谷欲元之主者寘第二此天啟丁卯也至辛未遂中探花

天啟乙丑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葉紹袁闈墨通篇只還他餓字並不說是餓死極有斟酌當時譚友夏元春論此題云景公貴爲諸侯而止曰有馬千駟剏其貴而存其富若曰此烏足貴也是富人而已矣夷齊餓死首陽而止曰餓於首陽高其餓而諱其死若曰此何嘗死也即餓夫何傷焉讀書得此與葉作正相發明

阮吾山曰任香谷宗伯蘭枝常言其鄉有老宿兩先生者專心制義自總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皆褒譏得失之語老不應舉乃舉生平評騭之文分爲八大箱按八卦名排次其乾字箱則王唐正宗也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瞿薛湯楊以及隆萬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變體又次及之其坎離二箱則小醇大

疵褒貶相半其艮兌二稿則皆歷來傳誦之行卷社稿及歲科試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詩成後自謂不朽欲梓將傳之其人累以示客無一肯閱終卷者數年後益無人過問焉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願假其詩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稿後生檢點竟日乃獨假其艮兌二稿而去先生太息流涕者累日任宗伯猶及見其人

韓湘帆師(掄衡)曰章大力文人皆服其筆之刻若猶服其理之深如君娶於吳為同姓二句文非參天人之秘窺其制作之精心者不得道其隻字其詞云且先王於合之際者皆求有以別之別之而為合故其合也固而能久異而後事同睽而後志通此其義乎然而為義不止於此天地陰陽之氣皆以異類相求異氣相益而至以一本之親通其情暱則有褻媟之變人道禮義之治皆使疏不至離親不至瀆而至以燕褻之私講於骨肉則有道者之害甚

在太古之時者其取義精甚皆足以辨微故所許者專於陰陽之際同德者爲同氣同氣者同姓異德者爲異氣異氣者異姓同姓雖遠不通婚姻異姓雖近不避婚姻故同爲黃帝之子而著姓之殊所以然者紀異德以別所生之氣也古道然也其在中古而後者其據義顯甚其智不足以及微故所辨者專於禮義之嚴爲正姓以統遠遠者行飲食爲庶姓以統近近者議服數男子則稱氏以別貴賤女子則稱姓以別婚姻故有買妾不知姓則卜之文所以然者本所從以厚男女之別也周道然也此于題前衍出半幅議論翻空出奇全爲周公制禮以前補闡出偌大道理以免越題者之藉口此有功世道之文宜仇滄柱以爲制義以來未曾經見也　按後幅云繫子于吳是奪吳宗也以晉之故而使吳不有其姓非吳之所受也且繫子于吳是又奪宋宗也以晉之故而使宋

不得正其姓非宋之所受也於其存而稱之曰孟子諱君惡也於其沒而書之亦曰孟子諱國惡也尚爲君諱曲爲國諱於臣子之義得而爲其所諱者其謂之何哉陳大士評云上下干古以盡其理出入題中以究其情蓋合此文前後幅而論之

譬之宮牆宮是宮牆是牆子貢語原只側倒到牆字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裏分別與牆無干惟其宮有不同故其牆有高卑之異今人輒將宮牆混合一如牆之尺寸即關聖賢之分量豈非誤歟章大力文云人畜美以自實而有餘不足之數相與差也此宮之說也亦標形以接物而可測不可測之間亦相與差也此牆之說也求之於宮而賜與夫子有餘不足之實可相方而得之求之於牆而賜與夫子可測不可測之情亦可相方而得之如此認題得未曾有

俞桐川曰明有達官往肆中見鬻江右四家文者問以何用其人答云其文高耳達官曰高而不售安用之吾所取者富貴福澤之文也其人嗳然而去然章大力售以辛酉最奇而最先售甲子而艾千子售丁卯而羅文止售庚午而陳大士售彼富貴福澤之文亦未必其盡售也大力文幽深沉鬱一洩一鑿皆藏蛟能不崇朝而雲而及天下故沈何山韓求仲張受先皆重之吾不知達官之論文果勝三先生否耳達官者忘其姓名亦不必問其姓名也

又曰明自嘉隆以後殿元鮮得其人熹廟改元廷臣思獲國士咸推文湛持震孟榜發中外稱慶夫身爲諸生而名震朝野可見當時士大夫尚留心人物而方正峻潔之士不至終遭擯棄也湛持既仕即上疏直言伊川經筵考亭崇政庶足相擬至於始擊逆閹終忤奸相旋起旋蹶然東山高望何嘗不在人耳目間讀所著制

義激昂感憤有澄淸天下之志卒掩於鄙夫獻不得展娟疾之臣惡可與同中國哉

張惕菴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只須淺淺看陸稼書先生謂邦之治亂安危必聞之俗之貞淫奢儉必聞之君臣之淑慝臧否必聞之先世之典章制度必聞之此是不知不覺自然到耳根來故端木子下一得字語言妙天下矣文滙揆先生文云以邦君之敬信所卒不能用聖人夫非限聖人限衰周也邦君不能用聖人猶知敬信聖人夫非露人情露人性也說得透徹之極

俞桐川曰黃石齋先生道周大節千古文字其餘也評傳古文傳又其餘也所刻斷枝集唾棄勿屑至與鄒庶常相對嘻笑先生若不欲以時文傳也然即以時文論骯髒崛強不顧世俗此豈從來制義之所有哉

黄石齋先生最精易理所著三易洞璣一書至今學者無能窮其底蘊其作加我數年節文即專就易之大過立義蓋易稱大過云大者過也並不作過失解先生文云无咎之難也其道進於天矣夫人何以無過求之於易聖人猶將終身焉曰庶免其大者矣夫子蓋觀於大過而歎也曰易之道微矣哉蓋易為大過而設也凡物之靜不能無動動而後吉凶生焉其體大者動而過以大其體小者動而過以小而人皆不自知也夫易獨何由而知之乎易以體大而入小以居易以體動而恆靜與游易以一無所知而人謀鬼謀衆知以生吾今而知過之不可以免也學之不可以已也易之與吾身終始也後幅云由是而觀天下安得有大過人之情大過人之才大過人之事情處小則不感因而無之乃得與天下游于幾才處小則不爭因而無之乃得與天下安於故事處小則不

亂因而熾之乃得與天下享其自然夫吾之有大過則吾初不學易以至此也夫仲尼其有悔心乎顧維遊評曰春秋時聖人只合隱棲棲皇皇有多少過錯處非聖人不能冒險而行非聖人不能履難而免他人所視為聖人驚天動地者正聖人隱隱自悔於中者也假年學易其有恥之思也乎方孟旋文云過乘乎化之不齊七字便是石齋先生一生遭過先生只无咎之難也一破便是終身體認矣呂曉登文末云吁不言小過者何蓋小過過也大過顛也聖人之所憂患者大則其得過者必大而非大不擇小之說也他日孔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則知聖人之所以憂矣此數句大與石齋文有所發明　按奇傑之文語亦與相稱錄此以開拓學者神智非示人好奇也

艾千子有推惡惡之心題文是入縣學試作也自記云是年予入

縣學與府學同題予置第二而評語珍賞似勝於首卷府學首名則吾友羅文止次陳大士次章大力次易白樓應月從來學使得人之盛未有如駱台晉先生也

王巳山曰天啟甲子科艾東鄉先生誠中流一砥柱也而鄉墨多不滿人意其首藝君子坦蕩蕩一句題文於注中循理故常舒泰之旨尙欠切實研尋而清剛之氣游行自在在萬歷末造實有救纖醫俗之功不可沒也又起中豎用而此心固已句調犯複或矮屋中不暇自檢而論者必從爲之辭則好奇之過矣其三藝欲有謀焉則就之盡評家謂其只演得一齣雪夜訪普與孟子當日語意全不合然英傑之概自不可廢也

明史文苑傳云艾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好學無所不窺萬歷末場屋文腐爛南英深嫉之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

文爲行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

俞桐川曰艾東鄉少負異才偕其同志爲四大家稱名動海內而樸質堅辨三家皆莫及之蓋精嚴如錢吉士猶遜一籌而況羅林求仲之倫乎遭時喪亂跋履崎嶇同時名士狼藉載路而公獨視死如歸遊說萬端終莫之屈不愧爲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矣

林暢園師曰艾東鄉嘗言近日作文以關雎樂而不淫首爲第一文後自跋云此依毛傳作也所謂淑女指三夫人九嬪以下后妃思賢求佐而發爲詞氣又如此和平可謂得性情之正當時文王刑于之化可知時文牽强扯去只是后妃得則許多宗廟社稷治平等語以爲如此方是樂而不淫不知文王何故專靠后妃做聖賢也按經解不必盡然而文則醇老端凝不得不推爲作者

李雨村曰崇禎甲子榜後艾千子傾選卷知落項水心房首篇止

句讀四行而罷其文遂序刻其七藝大意謂士子三年之困不遠數千里走京師而房官止點四行棄置不顧此豈有人心者乎刊本四出項聲譽頓損大恚恨至癸未項貲階已深不應分房而强謀入簾以雪甲戌之恥因陰授名士關節薦之榜首是年艾不與試未幾國變項與其門人周介生鍾節敗身辱流離道路相繼受戮而艾以一老孝廉受命成仁焉

又東鄉有應試文自敘云余以童試受知於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為萬歷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歷己未為諸生者二十年試於鄉闈者七年備於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學使者凡六人於是先後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既刪其不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亡佚散亂無以自考又重其旨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且以存知己之感也乃取而

壽之梓而序所以梓之之意曰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爲觀風二者既非諸生黜陟之所繫而予又以嬾慢成辟輒不與試獨督學試者於諸生爲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繫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與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達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有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途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故予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衙鼓三通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圍爐輕煖自如諸生解衣露立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倮腹赤踝至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慄以下大都寒沍

不知爲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箑自如諸生什伯爲羣擁立塵坌中法既不敢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蒸薰腥雜汗流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鈐其牘疑以爲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目短視不能咫尺必屏氣詢旁舍生問所目而督學又望視臺上東西立瞭望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離立倚語者有則又朱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縶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取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製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縫據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坐諸生常十餘人盧

有吏號卒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生皆動竟日無安墳月自閣中一二首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並不得執硯硯又取給工吏卒皆青刓頑石滑不受墨雖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而畢其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如此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督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於一流之材則雖術學不能以無恐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俠視門外教官立階下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跪而受教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而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寡聚蓋所為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至入鄉闈所為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暴暑暍風沙之苦無異於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師非一手又皆薄書獄訟之餘非若督學之

專靜屏營以文爲職而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爲秦漢子史之文而閩中目之爲野改而從震澤毘陵成宏正大之體而閩中又目之爲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師亦不知其爲何語每一試已則發憤書者雖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義自鶴灘守溪下至宏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爲伍入謁上官隊而入隊而出與諸生等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以自見於世而又念不能爲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若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敗㦎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進其艱難拂逆之由故曰逸

能思初安能惟始予雖專無所就試卷亦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兆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巨公予以一日之藝附弟子之列誼有之知已重於感恩今有人於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粱樂我以咸池鼓鐘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已之感此試卷之所為刻也若數科闈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壓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終不能忘其姓名嗣兒五歲能讀書將分識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令尹為房考時所擯也既以陰誌其姓名且使嗣兒讀而驗鑒而為詭遇之文以逢時無學乃父之拙也

林暢園師曰今人好用竹書紀年有遭塗抹者不知前明王元趾

敏者已用之康誥曰作新民兩節文云閒嘗實溯積累所由則公劉遷國於豳在夏癸甲子之年亶父自豳遷岐在小乙二十有六祀云云則風氣之開久矣

鄭蘇年師曰明文小題選中有楊椒山先生王勃然變乎色文云暴國之勢尊君而抑臣驕主之心好諛而惡直極似先生憤時口吻惟陸稼書先生曰此係蘇州文學尤鉅作鉬字洵美才名甚盛屢試不第嘗感時事借楊椒山名作此文見尤展成西堂雜組二集　按衞壯謀輯明人文行集有楊公會盟禹思天下有溺者一節文乃嘉靖丁未科三十八名也

又曰五山志林載陳巖野先生少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先生與彭忠愍曜並錄入庠既十餘年同案生八九十人無一登賢書者先生謂忠愍曰是豈原壤為祟耶乃以

貂爲原壤像爲文祭之沈於江是年忠愍得舉越三年先生授兵部主事以拜官日就鹿鳴宴人以爲榮已而與忠愍同死國事以忠節著其末繼贑除者卒無一人通顯其事大奇原壤爲聖門故人不應作祟或有憑之者乎

鄭聲淫朱子卽以鄭風言之誤也夫子言鄭聲淫耳曷嘗言鄭詩淫乎前明錢振先文云雅頌之外十五國之風備矣乃吾獨曰放鄭聲者何豈謂其遵路乎同車乎扶蘇乎蔓草乎此其詩也非其聲也如以其詩也則衛亦有新臺亦有桑中而不掩其康叔武公之德齊亦有東方亦有南山而不攺其帶河表海之風惟論其聲也則鄭獨稱淫焉凡陰陽之相和者不謂之淫惟鄭聲則陰從而陽不能止初出之而婉麗再出之而靡漫矣使人耳失其聽者此也凡性情之相參者不謂之淫惟鄭聲則情流而性不能閑一闔

之而恍忽再聞之而駘宕矣使人心失其主者此也似此刻畫聲字而淫字義自透於題分已足乃按兩比復云故不惟遵路淫同車淫卽緇衣之好賢羔裘之美飾亦猶之乎淫也其聲使之然也雖以關雎麟趾之篇使鄭人按律而歌之豈有温柔敦厚之遺哉不惟扶蘇淫蔓草淫卽雞鳴之勤修東門之寡欲亦猶之乎淫也其聲使之然也雖以文王淸廟之什使鄭人秉籥而奏之豈有莊正和平之響哉似此發揮得愈痛快愈還不出題來雖前人極賞之不敢隨聲附和也

制義叢話卷之七

福州梁章鉅撰

俞桐川曰凌茗柯先生義渠從孫鉅嘗爲余言先生爲諫垣例當入直甲申元夕懐宗夜出步至午門直宿者皆去獨先生留翌日擢廷尉卿先生由是感激三月遂以節殉嗚呼一夕之遇合而下懷知己之感上獲國士之報社稷雖亡君臣之間不爲不遇矣吾讀先生文情辭悱惻綣乎不自已之衷蓋忠義本自性成不以爵賞而始勸也若士君子遭時得志旣蒙一顧之恩而不圖千里之效聞茗柯先生逸事可不知所愧哉

何太峭維熊曰凌茗柯禮之用和爲貴文云眞莫眞於孺子稱俱而無所統不移時而覿矣此以知眞之眞不如禮之偽也耳目必思誰非攖斸之具舍此不貫而極坦易處有危情摯莫摯於居室

鮮腆而無所防不務時而燼矣此以知情之厚不如禮之薄也血氣嗜慾日有攻取之緣釋此不貴而極酣適時皆苦趣盡和如飲食自甘亦必水火相調而本味始出禮有眞荄如結頂得枝葉扶綴而情神愈生似此心花結撰無一語經人道來大士正希猶且合手讓能何况餘子平居品論 國朝文推劉克猷足蓋諸巨公之長而淸悟文字要須放超明遠出一頭地其法乳實出茗柯淵源所漸不可沒也

鄭薇年師每令予讀茗柯先生句踐事吳文謂可以開拓心胸其後二比云自古女戎常獨勝即今三方挫衂之餘一洗風華之舊而窮巷幽姿何以絶世而獨立斯亦天道之未可深言者也自古忠佞不同朝當此君臣相悅之時已佐小人之餤而三言投杼安在元老而壯猷斯又人事之不必再計者也出比西子對比子胥

此只越故事何人不知而獨出以沈鬱悲涼淋漓激切俞桐川所謂絶似唐人弔古詩也又後二比云極則有必反之機安知目前之分衣給食聽命於人者他日時會可乘即欲老我於海濱而不得滿則有必傾之勢安知目前之作威作福逞志於我者他日事機一失即欲託我之宇下而無從尤能將很心辣手曲曲寫出

李雨村曰崇禎庚午應天鄉試主司姜燕及先生日廣得章淳卷首題爲舉直錯諸枉一節讀至其人本來如是所謂直也句悚然曰如此卷不可以坐廢遂立誦之寘第四名

徐存菴曰沈去疑幾崇禎辛未進士有布縷之征全章文中一段云夫民也財力皆願自効拮据亦所不辭盡而征之詎敢言怨所最苦者旣已殍旣已離矣有司課民而不應罪乃在民司農課吏而不應罪又在吏朝廷以爲此故額也官府亦曰此故額也指飢

寔爲不謀朝夕之愚夫坐流亡爲不事生業之游手孰悉其故而痛其傷者哉由是觀之緩不緩之際亦危矣荆石鎔曰成法之所以害民者以污吏奸胥借功令二字行其貪暴一草一木皆足殃民尺帛寸絲俱能破産雖深山窮谷何處可免征徭去疑洞悉古今之通弊而爲言然在當日已如斯矣孰知其更有甚焉者乎

又曰記得癸丑闈墨一小起云且爲人主者以一人養天下因而以天下養一人此情也而法立焉傳至後世其情隱矣但知有法耳是故衰世無他患君曰奉公臣曰守法而民之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又包長明文曰法重命輕官尊物賤因循既久或不意其如斯功令所科或明知其至是竟是警時吏硏碣江陵相公無大失德只以額賦完欠分數爲考成使天下有司盡愛功名不愛百姓自萬歷朝始其末路遂至如彼甚矣君子之存心不可不愼也

俞桐川曰昔艾千子與羅大力陳大士樹幟豫章吳中忌之爲駁四家文以解二公不悅故四家之交合而不終楊維節以任與五儁爲友四儁死維節哭泣不已建祠購田由是淡於仕宦與二公相去遠甚蓋大力大士以氣勝氣久則衰維節以情勝情久則固三人交誼已見於文余觀維節全稿纏綿切摯君臣父子朋三致意焉然則不求進取倘當別有所見豈僅爲九原歎反哉

徐存菴曰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玩一則字是無爲二字形容居所非講德也故程注加個然後二字後之作者只因紫陽添出不見有爲之迹一句遂錯將無爲認作說德究竟維節破承云政有自然之勢問之主德而已蓋爲政者之如辰居星拱也其自然之勢究顧不以德而可恃其如是耶如此代注疏方是

四勿齋隨筆云吾鄉何元子楷有古周易訂詁人皆知其經學之

深而不知其制義之工亦一時勁手中天啟五年進士錢吉士曰子丑闢文豔絕一時今隕已久矣惟元子之舊堅至今未凋也可想其槪矣　按何元子有天啟甲子順天墨藝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兩句題後二比云吾且以其理識大學焉壹之脩身韋布不妨講堯舜之道蓋行之可還斯世於三代明之亦可俟王者於將來本之所持至精也假令學有異脩則潛與飛何以皆爲龍德所統吾且以其勢識大學焉壹之脩身廟堂更可握宇宙之機蓋君子藉之以貽謀小人承之以寡過本之所垂至備也假令脩或殊學則錫與保何以其爲皇極之歸純是經籍之光而不改其舊堅之度其第三藝周雖舊邦至謂也錯綜周事杳渺離奇尤足爲藝林矩矱

孟瓶菴師日前輩言錢吉士禎臨大節而不可奪文專爲張江陵

而作當時神宗不念顧命之勳而剝其裔反其政國勢大壞疆圉日蹙故吉士借此題痛切言之云一人之權一國之所眈眈也慷慨任事而以爲樹功婉轉用幾而以爲避謗一人攬其權而人人攜一用權之路於是有小臣者無端而猜哭無端而太息思奪其顧命之權而若臣不顧也彼不以爲攬權之日而以爲臨大節之日其精誠且不必顧先君而猶奪於旁觀之彈射一人之意一國之所惴惴也政在國新而以爲紛更人惟求舊而以爲朋黨一人行其意而人人據一用意之私於是有大臣者忽焉而中忌忽焉而旁撓思阻其行權之意而若臣不顧也彼不以爲行意之時而以爲臨大節之時其斡旋亦不必傍成格而猶奪於同列之調停按其時有作江陵詩者曰門戶盡時公論定封疆危日相才難持平之論當與此文參觀所謂知人論世也不然且不知是題何以

作是語矣

錢吉士曰有作君子胡不慥慥爾篇中比用爾字煞尾以爲文章神韻全在中比押字此陋識也聖賢之言摘爲題目不過欲使學者究心義理耳故題止一句文衍八股取其能發聖賢之意非欲其摹擬字句也若徒泥字句則八股何爲者耶果如所言則題止一爾字中股何用兩爾字乎況爾字之下又有後股束股是亦不可以已乎如丁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元魁文中股亦用兩也字煞爲主司所擊節選家所大賞今試問之文中二也字與題中二也字果相合否倡此言者似是而非又不幸襲之而效誤人久矣不知文貴明理理既明則於聖賢語氣自無不合倘必之還之乎還乎者也還者也彼題之無虛字結尾者又將用何字貼合哉

俞桐川曰棄之而惜取之而不惜非文之美也棄之而不惜取之

而惜斯文之美也棄之而惜取之而不惜者其美不見故棄之則屈其才取之則稱其量也若夫美之內藏鬱悶不解久而愈出故棄之不見可惜逆乎取之而又惜也羅文止於丁卯受知於倪鴻寶沈青嶼二先生鴻寶曰吾失大士而後文止咨嗟累日青嶼曰文止左履均入吾彀上下先後或不爲文止病是皆以不元文止爲惜也然丁卯以後終困公車人亦莫以失文止爲惜豈非取之而惜棄之而反不惜者耶

閻百詩曰何義門行遠集中有李光元生之者衆二句文前半幅云王者非能生之也天下皆生之者也不衆則其源隘矣故有九職之任爲徒以耕天下猶有不耕之民非衆也必三農而下所以各自爲職者孰非開不竭之源各以職天下猶有失職之民非衆也必臣妾而外所以相與執事者孰非收自然之利後半幅云內

官自九御而下則異數也此其食而不制甚於冗員吾不以寵故加此儗之號而內食者寡矣外官自九品而外則倖位也此其食而無功甚於墨吏吾不以恩故拜權宜之爵而外食者寡矣義門評云上句據天官之九職下句據冬官之九室其文既煩簡不同難於屬對故化去兩扇舊局芟于子則盡直三農而下臣妾而外內宮九御外官九品諸句批曰生之食之其人甚多獨舉此則隘矣噫九職自三農而下凡園圃虞衡藪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以及無常職之閒民皆在矣故曰以任萬民猶可謂之隘耶大司徒頒職十有二於邦國都鄙先鄭解則加九職者三事後鄭解則加四事然學藝世事服事非生財之人不鄉卞子所謂甚多者又何人耶國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韋宏嗣注周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此引匠人營國文也先鄭解九

宰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六卿三孤爲九卿則舉九品而三百六十屬統是正集注所謂朝無倖位者矣況又兼婦官言之什詳集注所略豈其陰耶予于習見同時不學之徒用經往往舛錯而已實亦未盡窮經之功遂作集矢於前輩學有根柢之文多見其不知量耳且歸太僕一節文中亦有自三農生九穀以迄閒民轉移執事之語予子獨不敢批爲陰豈非但憑耳聽以名之直輕爲文之是非者乎

俞桐川曰曹秋雪勳飭起明末振萬歷天啟腐爛蕪穢之習而入之於妙悟出之以風雅輔嗣之名理右軍之文章兼擅其勝雖欲不傳其可得乎甲辰以來四十年間會元無可錄者李大青學先輩而枯陳百史摹大家而浮斟酌古今調和文質斷推我雪矣

又曰黎博菴先生元寬先督杭州關務左挾簡書右操國史不自

居俗吏故視學下車之日上林翔舞過試期士子以文試質卽面定軒輊商搉切劘宛如家人父子坦率和易有一生請曰規例求寬先生答曰本道元寬其譆詖諧能容人如此當萬歷之末文體靡撇佛經語錄盡入於文先生以史漢大家倡之進於六經然後浙人翕然纂思學古邑者中公奪官之日諸生遮道請留道備尊親學兼文質彬彬乎與薛方山媲美矣

四勿齋隨筆云凡讀先輩文須擇其可以闢拓心胸者方於後學有益如曹我寧敬鬼神而遠之文中二比云試思孝子之於親祠膝視杖猶慮有軼敬焉迨以鬼神事之而斁廢有時遠之及於三年矣且遠之及於五年矣豈聖王忍爲之疏闊哉蓋觀於歲月之間一日之內卽生成作息猶不能不相其候而知神之與人交有未能數數然者義所制也試思仁人之於天出王游衍猶懼有遺

敬焉及其鬼神事之而貴賤有等遠之不及境以外矣且遠之不
及戶以外矣豈聖王敢爲之越絕哉蓋觀於脈類之生五官之用
卽視聽持行猶不能不守其域而鄉人之於神覡行未能一一邀
者義所裁也評者云借天親二義實實講出所以當遠之故偉思
高談直足發人才慧
劉念臺先生 宗周 正氣嫉邪孤忠自許每持論翹翹朝即引身而退
席不暇煖去就毅然其作栅下惠爲士師節文固已自況矣其前
幅還他三黜云琴鼎何器臧孫欲以賂惡必以負稱君於是乎黜
之爰居何物臧孫以爲吉惠以爲凶臧孫於是乎黜之大祀太廟
何事僖公閔公兄也繼閔公而立夏父弗忌欲躋之惠以爲不祥
而謗之夏父弗忌於是乎黜之惠之黜遂至於三云其後幅還他
枉道云惡之父無駭是也附庸極何罪帥師入之父未嘗不教子

枉也卽悲之母實生蹠焉蹠日殺不辜肝人肉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是母亦未嘗禁子枉也處惠之父母者可以枉處惠之父母之邦者亦可以枉而惠濟逍遙澤畔不忍爲咿喔嚅唲之人卽一時義亦必實事求是如此可想見其剛方之概孰謂明文純取虛機乎

閻百詩曰集注以法語與言作對而正文與字之神不出惟左蘿石 總第 文云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或有萬端而我之匡救之者止持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與以與言之而言者之心亦大非獲已矣還出正文與字於理始足

俞桐川曰楊維斗於庚午膺賢書館閣爭致之門下雖終不遇而咨嗟誦擬爲文直追守溪唐瞿以下庋如也嘗偕錢吉士選同文錄一代風氣皆其論定吉士死於兵維斗亦相繼而沒可謂上不負

君下不負友者矣

陳大士廷訓曰楊維斗學而時習之文云學有或失則多者此廣修泛涉以爲多也夫弟子之謹而有成人之風象數之陳而行精義之入習之者不穆其遂而所習則已進乎其解矣故時而習之則多而非騖博之謂矣學有或失則寡者此因陋就簡以爲寡者也夫百行之美而存乎一行之微萬物之義而視乎一物之格所習者不改其故而習之者則已變乎其說矣故時以習之則寡而非無聞之謂矣此爲學字眞諦抉經之心彷又清空如話幽討極至眞當與大士交止割據三分

林暢園師曰崇禎甲戌闈中交湛持得首卷決爲陳大士請作元鄰房頊煜欲會元出其門亦指一卷爲楊維斗相持不肯下湛持曰但願眼明耳果維斗作會元大士卽第二豈不極盛乎遂讓之

及折項卷乃李青也明次名果陳際泰滿堂閧然須湛持法眼項面然向稱項黑至是有項黑得李青之語　按李青字大青金壇人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文極爲陳百史所賞異謂文至此可爲千萬人共見在會元中亦不讓石簣矣小講云且所謂明明德者兼新民止至善而爲言者也故以無所不明爲量而以各有所明爲功則知先要焉後結云古之人惟知天下國家之明在身故先修其身以爲明明德於天下之地古之人惟知身心意知之明在物故必格其物以爲明明德於天下之原此眞名元手筆項水心亦可謂具眼也

俞桐川曰黃陶菴先生館錢牧齋家日閱邸報見朝政得失時事厥與作爲文章皆本經濟既成進士猶嗜學不衰國步既移即以身殉遂成一代完人故吾謂有制義以來他人可言者未必可行

惟陶菴可行他人能言者未必能行惟陶菴能行癸未一科名士如林而皆出於浮飾大節既隳文亦鮮傳惟陶菴發於至情體於實踐故身名並烈昔人云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若盡如陶菴先生者則職志莫如文又何患乎

丘松宗評黃陶菴文云世之訴病時文者謂其氣體之非古耳若得左馬之筆發孔孟之理豈不所託尤尊而其傳當更遠乎愚故謂有明制義實直接史漢以來文章正統得先生文懸之爲鵠其亦可以無疑也夫

林暢園師以陶菴館於錢東溯家爲錢所重然心非其所爲故作兒義不爲及鄙夫事君兩文以刺之所云異情出於性生則雖學問經術本異庸流而衆平日之所知所能盡以佐其浮沉之具畏葸積於閱歷則雖醇謹老成不無可取而因此日之一前一卻遂

以醜平谿獄之階當時以此文爲酷肖東澗之爲人時東澗名正盛而先生預知其晚敗嚌偹之甚驗如此

方望溪曰黄編生文較金陳章羅氣質略粗而指事類情肝膽呈露精神自不可磨滅又曰金黄二家之文言及世道人心便能使讀者義理之心勃然而生故知言者心之聲不可以偽爲也如見義不爲無勇也篇與人而無信章篇皆膾炙人口而見義篇尤卓鍊先生致命遂志與陳臥子諸公同而平日立品尤過之不依門戶不逐聲氣壽方正恬淡之性自天授也是文大抵感甲申陷賊諸人作細指題所應有故非霸才

閻百詩曰余初晤陸元輔翼王語其師黄陶菴曲肱而枕之文余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題集注云枕去聲奈何通篇俱作實物解乎翼王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

以上覺之枕作說似亦無謂余曰只緣承題云圭出股以爲之枕點題云俯此而爲枕則枕必以出股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只

朱蘭坡珔曰閻百詩議陶菴以枕字創爲薦首之物至謂其不識字竊謂一字分兩音一虛一實乃後人所爲豈孔子時已有周沈四聲之別耶況實字原可作虛用如戴記喪國之社屋之史記伯夷傳左右欲兵之揚子法言言子胥抉目東門曰眼之正與此枕之文法相同其餘經史中實字虛用者甚多百詩通人似不應爲此語也

又曰黃陶菴以防求爲後於魯一節文起講云昔之臣有得罪以死而仍爲之立後者叔牙是也有得罪以奔而亦爲之立後者臧紇是也是兩者皆成於季氏而武仲之事則尤有可論焉可謂能自斷案然按公孫敖以淫奔而魯人立文伯文伯者名穀敖之長

子也猶可解曰此臧之於襄仲也若叔孫僑如出奔齊召叔孫豹於齊而立之非季文子乎臧昭伯從公伐季氏不克而出奔乃立臧會非季平子乎祇緣起講尺幅太狹不容多說如春秋之屬詞比事可以歷歷陳之故僅取上二事又黃陶菴郊社之禮二句文中比云郊之禮有二正月行之爲祈穀十一月行之爲報本按仲夏之月大雩帝非又一祈乎季秋之月大饗帝非又一報乎不皆於郊行之乎參以陳用之言古歲祭天者四詩序云夏祈穀於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春祈穀左傳所謂啟蟄而郊是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是凡此正祭也二一爲陶菴之所及二爲余之所補對比云社之禮亦有二后土之祭在北郊社稷之祭在國中按土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爲王社王社所在先儒或謂

在大社之西或謂在籍田參以陳用之言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是社亦有四二爲陶菴所遺想當日陶菴博雅豈反不記憶及此祇緣中比尺幅有限故只得各以二事分義亦其體使之然也譬乎魏冰叔之言曰八股之法病在於排比有定式夫一題之義理有博衍數十端然後足以盡之者有舉其一端扼要而無遺者今必勒爲排比則是多端者不可盡而得其一說而舉者必將衍爲二說以對之又必截其出比之語斤斤然句櫛字比而不敢或亂以之而講聖經賢傳其陋可知矣

徐存菴曰崇禎壬午兩闈臣事君以忠題文純是商聲自係氣運使然所異者廬幼哲陳集生詞致和平便無意味至采臣玉驥竟多不祥語矣惟陶菴此篇文前幅光明古峻全無臣道忠言格套

大役則直書所學東句云正本淸源以養其學致命遂志以盡其才與天上帝以久其誠日星河嶽以達其氣則不殊文山之正氣歌矣　按文中有云未有　日之報而先以百年養之未有手足之勞而先以必勝待之尤爲懈心之言恐啟介人當望而卻步也又曰黃陶菴守望相助文中云此云凡守者聚而處望者散而布聚之則苦其多也散之又苦其寡也今即平日之什伍聯綴者鑾孤孽析而互生其形勢此爲彼守不必仰食於所守之家故不厭多彼爲此望不必身踐其所望之處故不嫌寡是櫌鋤棘荊之間而儼然有旗鼓之節矣凡守者來而望者往而伺彼來則恐其力不敵也我往則恐其情不得也今即平日之鄉保無猜者厭爲饍獻而訓習於險阻以八家爲一家守而饋則自爲守故其力恐徼以八家爲一家望而貫則互爲望故其情悉得是守備徼儆之

下而森然有部勒之風矣評：有謂其宜書時詳行實實經濟君可以保甲可以籌邊器識如斯：惜乎未得展其用也

鄭蘇年師曰予貢欲占省測之儀羊章文附巷作似在大士之上在其本集中亦是高一格文字後半幅六句誠無謂然使日刲一羊而棄之於海則傷國誠後亡然使歲取一羝而爨之於時何望君與賜爲人臣子得無於此少躊躇乎哉似此沈鬱痛快讀之可歌可泣豈得以帖括目之

眞喻巷文有指切時事最爲雄快如秦誓曰若有一个臣四節文中云今自中主以下其心皆知有子孫之當安與黎民之無罪者也究其所爲則一切不然彼有以小察爲知人之明以多疑爲御下之術以慘怛誅賞爲善核名實以雜用賢奸爲能立制防其弊也上下狐疑枉直同貫此不仁之一道也則又有以忠蹇爲亮之

人爲奸慝以險賊佞邪之人爲忠良以公論爲必不可容以衆智爲皆莫己若其弊也羣邪項領方正戮沒此不仁之又一道也論者以爲神光真懷四朝實錄總序其於邪正消長治亂倚伏之機不啻燭照而數計矣

四勿齋隨筆云閻百詩謂黃陶菴桃應章文後四小比云蓋以一夫之命爲輕於天子父之命者此三代以下之論非所施於上古以父子之樂爲不如有天下之樂者此豪傑以下之情非所出於聖人法申於宮禁則人不可妄殺而海內刑措矣親重於天下則力無所不竭而大孝錫類矣以爲從此看出以天下養養之至深爲真經術文字按以父子之樂爲不如有天下之樂二句畢竟礙理非可以此較豪傑聖人不知陶菴文何以出此而閻氏又何以賞此也若閻氏所賞曾子養曾晳勿毁文云蓋至請所與而惻可

知也懼中饋之不潔而親以為不必須至明有餘而實可知也喜饑食之和甘而親以為有可其則疾瘛之同有而已不必其果有餘也親以為有餘是即有餘也則真人神之詣矣

張惕菴曰小弁之詩實平王之不幸人倫之大變舍怨字別無以自處若反談笑而道之高叟之固自不待言但平王亦非孝子與舜天淵之隔此詩亦宜白之傅所為非自出伯服也黃陶菴文云平王之孝可議小弁之詩不可議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又凱風傳云美七子能慰母心以成其志也鄧何愚謂以七子言語觸犯其母欲棄之大歸其子惶恐作詩自責其母復安其室明人徐時進文云寒泉依其在浚黃鳥懷以好音安知不悔於厥心亦主此說故云過小蓋此母亦未改適也

俞桐川曰包宜壑爾庚於幾社中文最平實陳臾諸君屢譏之乃

刻苦砥礪格遂一變蓋幾社七子好讀文選然多用於駢儷惟宜谿有峭拔之筆搖曳之致耳世人朗誦宜谿文數過竟不能解所謂過門大嚼之夫與之烹茗食橄欖徒覺煩苦厭人知味之難自古歎之惟韓慕廬海內宗匠生平最賞宜谿文可以定宜谿矣

又曰幾社名士首推陳臥子臥子天才迅發好上下古今切合時務而敷以藻艷國風好色小雅怨誹可謂兼之艾東鄉至雲間抗顏南面惟臥子以少年與之爭東鄉主理學臥子主議論東鄉主秦漢臥子主晉魏互持不相下至於攘臂要其獨主所見不肯雷同誠藝林盛事也壯而力學悔其少作則東鄉亦為稱道勿置申酉兵起臥子致命東鄉亦殉難人間千里契合故曰君子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也

徐存菴曰陳臥子之文深於先秦兩漢其為氣也雄健實勝伐柯

一節題文清腴雋永溫恂儒以釋氏桃花非生秋水喻其妙諦予讀其文畢竟是雄健本色

俞桐川曰懷宗初服闕是漸非文亦不振金正希崛起爲雄力追古初爲文幽深矯拔爲啟禎之冠身爲儒臣慷慨論列既已告歸復感憤飭國交章成尚忠義最烈可謂無憾者矣論者謂正希好禪學其敗也爲僧所愚又好談兵卒亦死於兵嗚呼狂瀾既倒大厦將傾非一手一足之烈君子竭力致命惟其志耳若夫成功則天也正希近佛陽明亦近佛正希好兵鹿門亦好兵有廢有興成敗之間豈可以論豪傑哉

方望溪曰金正希德行顏淵一節文膾炙人口久矣往者李厚菴嘗謂中二比義實浮淺以擬諸賢非倫也其後膚學增飾其詞遂謂李氏深惡金陳之文以爲亂世之音此篇實無一字是處不知

史記之文類悖於道者多矣而嗚咽淋漓至今不廢也昔賢謂曾論乃曾子有子門人所記在二子胸中自無此等擬議至其門人追記諸賢之在難而寄以感憤亦無大悖此文立義雖粗然生氣鬱勃可以滌俗士之鄙情開初學之思路故爲辨而存之以警夫道聽塗說者

張楊菴曰從其大體爲大人何金正希文分在上在下語極警悚在上之大人胥所以爲勸人以爲自奉之薄而精一危微已判人禽於方寸之地在下之大人安能無所求人以爲不堪之變而動心忍性已決生死於憂樂之關又心之官則思何只是論心之職守思則得之二句方分不失職失職兩層文千子文以理治氣行乎感應之途而無差以性馭情握乎明聰之先而不亂此心之官則思正面語極有分寸

王巳山曰崇禎戊辰金正希身修而後家齊三句魁墨運掉極奇變而部勒極森嚴直是通身神骨惜入後作意搏挽忽入數目字校量此則弄巧入纖好奇成累不得以先生故從爲之辭而近人往往襲效此種是以醜人之矉其里矣今節錄其後幅文云學易眩於物數之多少故覩睦之事族且以九平章之事姓漸以百協和之風方更以萬子子一身無慮孤以處那豈知學莫大於彝倫之成備今立人之身即全其五戶庭之內已尚見三朝野之地聊復存二蕩蕩天下不過類而廣之將學是務爲得無差等哉

金正希足食足兵章文蓋天蓋地同時能與之匹敵者惟楊維節一篇而意旨各別維節破題云係政於民而不得已之時乃可爲也已另具一手眼講下云顧此民也足非旦夕之可足信亦非旦夕之可信也造物蕃息數十年而我之經綸與之會耳不然生我

喪亂之餘甯以不得已聽民乎古者天不畀純猶儆百姓爲存亡豈無道以處此祖宗休養數十年而我之經綸可一新耳不然豈我否閟之所甯以不得已之民歸君乎古者倉卒受命遂許吾君以馳驅豈無道以處此後幅云所以聖賢舉事雖措手萬難而必不以無可奈何之說輕於一擲雖小信不用亦斷不以喪世苟且之法與之漫嘗然而智計之士談及去兵去食而色變者何也生死之說亂其中也夫子斷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乎此夫然後可以足兵可以去兵可以足食可以去食而政無不可爲矣王耘渠曰此看明子貢兩問是於未能全備三者之時商其緩急去字猶云丟下那一項先字猶云該重在那一項非此原有三項時裁去那一項之謂夫子之去兵去食以所去明所先正是施爲次第末二句打穿後壁更無輾轉歸重信字不覺動人多說維

節所見與正希劃然兩樣而精氣偉詞工力悉敵論語一日在天
壞金楊二文並當躡經而行也
閒有詩曰昔韓昌黎言凡爲文辭須畧識字若今人之作時文何
須識字但取熟閙以悅觀者之目足矣如見而民莫不敬何集註
見音現見顯也露也與術見之見音義迥別而金正希此題文明
云天下時入而見天子爲天子時出而見天下竟認作相見字
解可乎　按見字作兩音亦後人所分與百詩議附枕曲肱而枕
之正同然現乃俗體古並無此字必以爲顯露則君之於民不識
何者爲顯露也且觀下二句說言說行似金文亦未可厚非也
俞桐川曰陳大士産於貧家常借鄰人書讀之不受師傅卒成大
家其學無所承藉一覽數行手口耳目並用質甚奇日攜數十藝
作文盈萬才甚捷變通先輩自爲面目法甚高爲諸生時所作文

獨天下士大夫皆願與交名甚震此宜速得志於天下矣乃老而始遇藍知其爲大士文雖拙亦工不知爲大士文雖工亦拙當時無論知不知皆不知大士者也安得盡如文湛持之巨眼乎

閻百詩曰少讀陳大士君取於吳爲同姓二句文云人主之令有所行有所不行曰必無敢爲顯言之攻此令之必行者也曰必不敢爲微言之刺此令之必不行者惟於是一國之中有吳孟子之號矣孟子昭公所自爲稱也冠吳於孟子之上則非昭公所自爲稱也後讀孔穎達疏左傳論語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乃知陳大士文實本於此

徐存菴曰科目之法必欲書生而兼習天文地理律歷兵刑無所不通雖大賢亦有所不能陳大士無求備於一人題文云求全才勢必至於無才是也蓋苛求非所以用人兼理亦非所以任吏說

到恕以收人才之用卽寬以存爲政之體兩邊並到方能周至不偏

黃壁菴曰崇禎甲戌科會試首題其行己也恭四句時陳大士先生卷出文湛持先生房一見決爲大士與項水心力爭會元不得置第二榜發果然咸惜之項謬以李大青爲楊維斗人皆嘲之今按陳文末二比云夫恭與敬事之相合以爲理者也君子以己事君而得其所行之大使無兢業之心爲主於內將爲人臣者之大節已乖拘患與義事之相濟以爲功者也君子得君以治民而見其所行之實使無兢絨之用矯拂其間則爲人長者之精神不備四句串合有精思有大義不比他墨渾話至中四比塡實事切子產與李大青侗然李作揣摩太過未免近於綳容圓熟不如此作之高足闊步目空一世也名手遇合之文必有一種不屑人知之

意惟深於此道者得之

顧麟士曰大士非字乃其化身先生才思敏練聞有以疑義質先生者輒口占以示卽未成章或二股或四股每多精義後遂集爲四書讀稿中往往有前後足成之者如齊人伐燕二章文直全載四書讀中但無破承耳蓋先生當日止作口義一通而其文之出沒縱橫遂至於是

徐昭吏曰陳大士先生充類至義之盡也文凡五篇前後諸作鵰鐫貌抉想窮天際不可端倪惟第二篇按理按情剖析精當文之最醇者向誤刻薦伯玉名今從藏稿正之　按王巳山亦云筆力瘦硬自是先生本色不容混入他家先生一題數義者儘多獨此五義當是同時興到之作可使讀者細討古人文心不竭意境如轆轤之相引家翁林以此爲直接長沙過秦三論柳州西川八記

分之則一篇自爲首尾合之則數篇自爲首尾而選家分離乖剌後學不睹其全沒徹前人苦心矣何大樽曰時文之佚且多無如陳大士四家稿所錄才及三四百篇五家稿原所未逮亦不滿六百篇王已山太史訂天崇十家增未刻稿幾十篇近周君彼和倅未刻稿三百餘篇余從王介眉覓得明文古文數十種暨余家所藏若干逐一檢校又得三十餘篇皆天蓋樓及王周二刻所不載者蓋大士才如江海頃刻萬變又數十年氣運推移故心思筆力亦隨之而異五家稿所錄渾脫直到古人王選則較淸微矣周選或專取平近矣計大士稿之見於人間世者僅及一千餘篇其竄爛於梨棗間者不知凡幾然有明執牛耳如震川思泉諸先生傳世之作亦不能多於大士其餘聲華藉甚不旋踵求其勺瀝不可得時文世界甚隘而大士獨得留千

餘篇未可爲不幸矣

明史文苑傳云陳際泰字大士臨川人父流寓汀州武平生於其地家貧不能從師又無書時取旁舍兒書屏人竊誦從外兒所獲書經四角已漫滅且無句讀自以意識別之遂通其義十歲於外家藥籠中見詩經取而疾走父見之怒督往田則攜至田所踞高阜而哦遂畢生不忘久之返臨川與艾南英輩以時文名天下其爲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後所作至萬首經生舉業之富無若際泰者崇禎三年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則年六十有八矣

按陳大士太乙山房稿有自序一篇足以覘大士爲人爲文之概明史文苑傳語即從此出不可不讀而時文家乃罕有知之者因特錄之其言云先大人西園先生生泰時年四十三矣愛泰特甚及泰受室爲人師或就浴猶爲洗背顧禁泰苦讀曰此删小兒才

讀下孟卽走從衆業三嫂顧嫂弱自勞苦爲三嫂泰小字從女賤
者之稱以老年得子故賤之亦甚愛之甚也泰家貧不能師先生又
不時得館又不忍使其子以讀自苦泰曰恆苦形可以佐貧亦可
以養心苦形兒不苦也取薪山中拾糞道上與其所教徒所遂爭
先每一人兼兩人之人暇時取書於無人處偷讀之而苦於無書
八歲時從姨兄羅汝士得其經四角皆浸滅無稜而中頗無點凡
不可句者以意看注得之字不可識者以意切聲得之二者至
今用之不謬十歲一日侵晨走五六里至迎畔叔家從藥籠中搜
甘草嚙之而得其毛詩不啻獲天球然姤其子見奪因竊藏袖中
攜歸嫡氏呼三嫂吃早粥去不顧也父見袖中物索得之大不懌
兒又忤我矣大罵曰看秧去攜之往田所田左倚叢蔚右爲高岸
下防飛鳥食穀穉也而顧左防虎因踞右之高田坐石上併其詩

徧讀之從關關至寢成孔安凡二十徧十日硤出水試覆卷暗誦略皆上口復日侵晨至叔家嘗藥能底叔與叔子尙不知也是年冬月從族舅鍾濟川借三國演義向墻角曝背觀之母呼食粥不應呼午飯又不應飢索粥飯皆冷母提襟將與杖既而釋之母或飯濟川問舅何故借而甥書書上載有人馬相殺事甥耽之大廢眠食泰亟應口曰兒非看人物看人物下截字也已悉之矣濟川不信也試挑之如流水十四歲則代父管蒙館自此遂任館一日復從濟川借殘唐傳濟川初不知別有漢書唐書以爲殘唐即是也回札云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誦漢唐時居深山朋友無有習文章者問濟川云舅文章何等也曰墨卷歸問父墨卷何等書也父爲大言自斬曰予無書不讀未識所謂墨卷者問鍾美政乃得墨卷所由名授之以郭青螺先生所選八十一篇誦之如

兒女說話爾後凡寫家信與尋常咨子書皆用八股法然泛觀之未嘗知有所謂破承者一日見郝鹿野說書序云破承者行文之冠弁因知文有破承取八十一篇復之果然自以其意爲文得二寸許不自信又自喜也二十歲館乾上邱先生一敝問其主人翁是中有可與談者乎主人翁曰吾家小兒師陳生可使也因呼其飲邱故上杭諸生推博雅者而泰聰明之名早已達其耳以經史諸書試泰泰輒累幅不休曰子眞異人然奈何但爲月治而不手治乎蓋譏泰不爲文也而不知泰固爲文也因出其篋中所云二寸許者共觀之邱因舌撟而不能下約次年共爲社會次年邱果館洋背泰亦移館羅坑相去不二里而近題至文往及乎午飯者少矣然從邱先生諸富兒以其聚傲予曰江西小兒何足言哉偶至其處則用以試其手搏小之地予故不往先生亦不以文歸積

數月先生兩之宿先生就浴泰從先生席下得先生手錄百餘篇皆天下名士之文泰文二十篇在焉而署其下乃曰程子以程易陳諱莫如深所以殺諸宿兒之姤也歸臨川祖居本房甚貧不能具饘粥而得族姪湛泉公與其二子文學洪謨洪範既免飢寒因得侍聶一與先生先生故名宿凡毛伯文止發題雖爲童子皆其所指名謂湛泉曰君家擬叔因應與毛伯諸君子並駕爭先也就邑師滄孺袁公試童子則已冠童子是歲爲庚子與毛伯文止大力千子並爲諸生似逆旅之人不及溫和然其業並以爲出爲道而不相謀泰文凡數變然其意皆以一已之精神逆聖賢之義旨爲宗而所獨得者乃在分股則人定爲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明爲必如是而後盡也若毋股合掌則四股可矣何必八股哉而病不止此也將并其一股而忘之何者對股與出股一字不同

對股旣嚴而後出股不苟若二股一概而同之則出股無論挨句即開頭一句已苟無思矣此並一股而忘之之說也然不合掌又非於題外求不合掌也一字不移是八寸三分頭巾隨人可戴也病又不在世俗合掌下必明於此而後文始刻始高行文之手始快至於微遠以取致博奧以取理所謂加務善之而所要不存焉凡爲文而使人得效之已非立言之本而效之在膚與效之適量又非也

方望溪曰凡文之暴見於世愈久而不湮者必前未有比後可爲法理題文前此多直用先儒語以詁之至陳章甫出乃抱取羣言自出精意與相發明故能高步一時終莫之踰也

搜玉集云陳大士子孝咸孝逸並有文采庚子隨父應邑令張采決科半日各得七義采貽書張溥擊賞之刻大士臨場新藝以孝

戚兒弟半日七義附焉大士旋舉是科鄉試嘗與友言戚逸二兒頗好學能文俱可一日十餘義天之遊弟如此殆將以取償之道寄諸兒而未敢必也然而老禿翁所藉以娛鼻齒者具是矣甲戌登第家報云戚逸二兒可勉勵攻苦兒弟俱有售才不宜自滿自弱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與老父所以望之之心曲體我懷好行其德學做好人勤儉雅慎助成老父一個賢鄉紳決不可大言大語美衣美食為所不當為也孝戚有癡山集孝逸有壺山集李石臺刻大士已吾集附戚逸集於後孝逸又搜輯章羅遺稿以傳嘗語傅平叔曰大力文止二先生文若不遇逸為之拾遺補佚不幾如王叔度有行無文邪

林暢園師嘗以王柳潭自超時文授余為言柳潭舉崇禎壬午鄉試癸未成進士選庶常甲申後遁歸隱於僧寺而文稿盛行於時

雖能鍾陵亦不免襲用其語康熙間先輩云王柳潭文不滿五十篇而本朝藉以成進士者三百餘人其見重於時如此卽方望溪選十家文矩亦不遺之自金壇之派行而柳潭之燄始衰矣

又曰王柳潭文人但賞其才氣橫溢而不知其淸真處最足發人如若使臣以禮二句文起比云天子有作而用衆之才高居黃屋其身已足爲臣下之所畏與人共事而使人畏不可也祖宗本自有法出之鄭重人則畏矣出之不甚鄭重人愈畏矣古人有感於堂陛之間也許人以父母之身慷慨而來其心已足爲天子之所疑終身事人而使人疑不可也性情本所自有出之吝惜人乃疑矣出之不甚吝惜人愈疑矣古人有慨於北面之文也一重一掩所謂深入無淺語矣

俞桐川曰干將鑄劍其妻莫邪自投爐中而劍成夫劍小技也夫

殺其妻妾乃自殺不惜其生以精其技古人之專也如是聞戚价人於壬午闈中漏下數刻嘔血數升僅成首藝故其學直駕陶菴而上閱其全稿率皆性命以之故予謂价人之文亦猶莫邪之於劒而已

徐存菴曰戚价人作學而時習全章文末云若此者終身終古爲之其詣不必竟也一人一日爲之其候即有驗也未至不能舉似已至又難名言學者自得之而自信之而已如此數言非實行體認人不能道似又不專從刻苦中來者

孟瓶菴師曰戚价人文促音急節末段幾社遺規惟臣事君以忠篇切響堅光實足以式浮振靡此篇爲崇禎壬午闈藝相傳在號舍中苦思結搆至於咯紅滿壁而不自知果爲房師來元成所賞作者識者一時爭嘆服焉　按徐存菴謂戚价人此題文中有云

禹泉伊旦中晚卽無此數人此道自在天壤對此云誠意正心今日卽不列王庭此東白盟以問初讀之驚𢧐非常細加研審遂見語病夫聖賢何代不生朝廷之上豈不講學卽如春秋之末有孔子戰國之際有孟子何得直斷之曰無此數人又曰不列王庭乎存菴此論似刻而未可厚非操觚者能加愼重至此自不敢輕易下筆亦精益求精之法也

林暢園師曰德淸徐雪李（金牧）之文驚才絕豔而不爲時輩所推乃抱其文痛入空山對叢塚骷髏誦之旣不能應則痛哭曰已矣乎吾文徵但人不知卽鬼亦不識也後俞長城選八百二十名家而雲李之名始顯至乾隆間而盛行操觚家無有不讀其文者自金壇之派行而雲李遂微幾於烟消燼滅然間取而誦之光燄自萬丈也檀右甫嘗言時文家習熟陳腐之理語幾於撐腸拄腹雲

李之文一人定有蹴破菜園之憂宜其爲人所吐棄然推倒一世之智勇拓開萬古之心胸終不可廢也斯持平之論矣

鄭蘇年師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語時文家多能切實發揮亦時有名理而最驚心駭目者無過章雲李數行如云何道不本聖賢我心敢不就惕何事不因君父我心敢不靖其鬼神伏於人心不召之則不至陰陽雜於血氣不聚之則不神似此設想皆從周秦諸子分來非耳目近玩也後來望溪文似尙說不到此

阮吾山曰史道鄰閣部殉節時尙無嗣息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試日有童生史姓年四十餘其祖名可法詢之則忠正公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於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瓶粥自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入邑庠而刻石學以記其事俾後之

覘學毋懸文斷陟收史生衍以壽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
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也
先叔父太常公芝亭闇維著云千古之奇文必待千古之奇人發
之誠係其人之胸襟本領非尋行數墨所可幾也即如若聖與仁
章作者但能得聖賢之心謹言學問之意足矣而史道鄰閣部獨
出手眼鑿鑿言之不謂之奇人奇文不得也其詞云聖人不欲終
聖仁之統而與弟子共留之焉蓋聖仁以夫子爲終非以爲誨衍
之將弟子而後更誰學之乎爵闕能受人益易無受天損難是故
全乎人不若全乎天然而全乎天易若全乎已天下事必自我操
之則四海無功不自我深之則百年無學聖人於此以已之學救
弟子之窮即以弟子之學救聖仁之窮由此道也若夫子非當世
所共尊爲聖仁而願學之者哉然聖仁之統雖以夫子爲終而學

人之修備以夫子爲始使其得聖仁而孤處焉無論凡庸退避將疑絕學之窮或極學力攀援究致統緒之絕夫子所以覬一身觀天下而急以爲誨爲弟子告也就聖仁之欲竟者借爲誨以積之而至極之理始不卽於孤且聖仁之已見者得爲誨以漸之而日變之途愈莫窮其致是徒謝聖仁之名而退然不勝也哉極神化於一往則願想所至卽是他人爭赴之階而借逕途於不知則適續相生亦誰不在變通之內夫子固曰吾與天下後世相質於無窮者此豈敢一念云爾今試靜而思焉乃知聖仁之事雖變屢遷而志力終於無已卽聖仁之人不必相接而脈理自可相生但使此豈敢一念日往月來則羣聚之氣得人鼓倡而統緒可傳也且百世之心從吾當稱啟而隱微俱動也公西華能無爽然於不能學也哉得其所謂不能者則聖仁也爲誨也俱往復於無端而

聖之統其不自大乎而終也夫徐存菴評曰通篇立意原以聖人自任有矢口即是千秋之概而實按之又復義理精確此數百年來人物精英燦著於尺幅中若其聲調氣味情性筆路無一不似黃石齋也

閻百詩曰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世皆不知辭達而已矣句實出於此李騰芳辭達而已矣文云彼千夫並慮而一語忽得其樂可以忘憂若萬鍾在前而皇皇有礙其憂甚於廢食亦名言也

俞桐川曰徐思曠方廣　制義采不奪目聲不震耳誦之如含雪虫悔粟香之氣沁入心脾此固難為知之惟艾東鄉深賞之數十年來因東鄉而遂有錄思曠文者實皆不知思曠者也

閻百詩曰徐方廣文安則為之節文結尾云噫吾由是而知縱有

大無道之事不能勝天下之安之者矣直說到楚太子商臣曰能

一節入上

王耘渠曰徐思曠文以靈傷勝人或謂在正希大士之上然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實有金陳所未詣及者如子謂仲弓節文云夫以騂角之故而謂犂牛亦足以薦歆可不可也則以犂牛之故而謂騂角亦因而獲吐可不可也艾千子評以為使我掩卷思之終日不能已蓋筆靈之痕至是而盡化矣

徐存菴曰方舒之以智何謂知言一節題文後四比云一時皆喜為新論而將來遂傳為異書一人倡而百家亟起其心亡其發不覺也學士驚聚以為美談國家動信以為要術大綱失而凡事皆謬其害甚其言愈熾也甚或明知其有害而附和之且為言聖人為不足道焉吾恐天下後世有敢以邪說為經者矣甚且明知其

非聖而好尚之又借言聖人本與之同焉吾恐天下後世有羣以異端爲師者矣　按康熙間湖廣有朱方旦者聚徒橫議造中說補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自謂前知出入鄉黨以狀人休咎大江南北多所熒惑郵亭王鴻緒得其所著中質秘書乃上疏劾其誣罔君上悖逆聖道搖惑人心三大罪始逮治伏法當方旦之作文時此輩早已萌芽後二比切中附微一輩之隱文字所關詎不大哉

又曰飯疏食三句非若淸曠飄渺書馬去而世事捐如一部南華經也不義而富且貴二句非若大丈夫得意之餘回頭寂寞如半枕黃粱夢也拈此等題當尊聖賢與正學門看先輩實落揣摩崇禎庚辰孫掞一　自一　文起何云今夫貧賤豈易處哉千古惟宜富貴之人而後可以處貧賤也即富貴豈易處哉千古惟能貧賤之

入而後可以處富貴也數句便是格言萬歷狀元張君一以誠破題云聖心有眞樂自可以輕天下之遇矣二語便是題解

文曰鄧二泉寶時文俞氏百二十名家集所未載余錄得子路有聞全節文云賢者聞善欲遂必行之心先懷不給之懼蓋聞善必行子路之志也有未行焉則於其繼聞者能無懼於懷也哉昔者子路之在聖門有兼人之資有勇行之勇諸道論政上聞善言於師者德問業下聞善言於友遊而與辨之所聞皆爲善之資微而錙銖之所聞皆進善之地朝聞之朝行之其心慰矣然而擬議之間尤恐或稽於所謂無未能者乎久聞之久行之其心慊矣然而舉措之際實踐或違於聰聽所謂無未能者乎事幾雖未過也而每患口之不足時勢雖未違也而實恥躬之不逮雖勉力勤而惓惓於念慮者惟恐其復有所聞焉非不樂於聞也力不稱乎其心

後聞之存至將前聞之益堅也紉勵乃切而惴惴於思維者惟恐其後有所聞焉非不喜於聞也才不副乎其志新聞之繼來將舊聞之益揣也聞而不擇懼有損於高明知而不行懼有累於光大子路之為人固如是乎評者謂如兵相接如許變化制義之可傳類此

項煜文爽利有餘蘊藉不足喜之者雖多而余雅不欲與業家學之亦因人而薄其文也有東野堂稿汪鈍翁敘云余聞諸父師當明神宗之季吾吳朱孝介先生文望甚熾以鄉進士家居教授戶外之屨恆滿項宮詹仲昭其高弟子之一也每科試之歲諸生以私課奉教於朱先生先生輒決之曰某當售某當速售某某決不售秋榜發無不驗者獨待宮詹所作以為絕倫每一篇出必傳示諸生為之吟賞不已未幾而宮詹歲科兩試俱第一遂聯取科第

以去由是宮詹之文名大噪而朱先生知文之名亦益著今宮詹遺稿具在論者恢疑其怪怪奇奇至比諸詩中之李賀文中之樊宗師不知其問學有根源詞語有根柢類皆得之先輩大家非若後生晚進束書不觀者比也抑余舅氏徐文靖公亦游孝介之門與宮詹同學天啟甲子秋宮詹既捷而文靖被黜文靖虛心請益孝介默然久之乃曰子所業非不如某也惟某文較有新色耳文靖躍然而去甫三年亦聯取科第最後文靖請告在里其誨誘瑰輩者猶持新之一言蓋先輩論文如此

前明張西銘先生最推重周介生鈞時義余嘗覓其稿讀之則瑕瑜不相掩文後宋侍御錢青臣各評語亦毀譽並下然終因其人而不重其文吳懋政選天崇百篇評云通閱周介生全稿氣體闊大而骨力甚平後來庸熟墨卷濫觴於此則並其文而詆諆之鄉

乾一序至比之劇秦美新尤可歎也

同文錄云林子桀先生塈稿僅二十篇其自序尙以爲有不存者所見如此文安得不傳按子桀吾鄉稱倩人志節峻厲爲勝國完人其書入顧景之室時文不多見其二十篇稿訪之里中訖不可得惟甲癸集有道之以政章一篇後二比僑承深折如披異書余已錄入關文後古編

張惕菴因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惟明人任青湖應彰文說得明晰文云屬任處守主君不在正四鄰窺伺之秋恩信未孚暫時守國乃覺起蕭牆之日此時禮賢之意雖勤亦不可越國儲子任非處守本不甚關輕重位居國相正宜屈已下賢況平陸又在境內非越境私交也艾千子云先輩於此等題亦從經濟揣摩而出凡讀書作文可以類推

葉公問政章所謂近說遠來只是效驗不言設施必是楚有苛政不悅於民故以此告之言近者說則遠者自來略側卸乃得明人徐騰高作此題文竟以楚疲其民以蠶食中夏故因葉公之問以止之以爭鄭縣陳指來遠之事不知方城漢水之內已有不說者子胥覆楚白公作亂是其證也

自反而不縮自反而縮自反二字有戰戰兢兢之象前明熊魚山時文云吾人羞惡之心最明不直之際有人辱我詈我猶自可堪惟有人敬我畏我反不覺泚然汗下無地可以自容吾人方正之心獨健理直之際有人附我和我猶自氣平惟有人摧我折我遂不覺膂然欲前無刻可以少緩說惴褐寬博與千萬人吾往兩而極其透切

又曰明人曹石霞名士也作魯肯欲使慎子爲將軍文以魯爲齊弱

久矣本不敢覬覦齊地値燕昭王復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僅於此時欲乘釁而動取南陽之地其說恰中情理豈愼子亦非愚無知者齊若無釁豈敢妄動詎於後來樂毅伐趙齊地盡復田單破燕之後率强兵責取南陽魯將何以禦之小人謀國但見目前往往如此也　按石霞名允昌麻城人崇禎己卯解元癸未進士洪文襄督徵致軍中佯狂謾語醉叱洪酋又以詩誚之乃遁跡

又曰許行一人即有徒數十陳相陳辛接踵而至若遠方又復聞風慕義則盡滕民之田不足以處之滕君好虛名滕民受實害井田斷不可行不待其詞之畢矣明人時文有云楚欲滅滕滕行仁政民心固結不可解則環而攻之難以取勝特使許行爲奸人以阻之陳相兄弟爲其所愚也此說得之

楊莊士　文蓀云黃陶菴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全章文說者以爲

刺某公而作呂念恭體貞亦有是題文專就與字發論文云有人焉其經營一世之才略而惜其誤用於身家有轉移君國之機權而惜乎但知有富貴自世言之重臣也才相也自吾言之鄙夫也其得也真史識之清流唱之而與之者未嘗與其榮其得而終不無失也當時罪之後世臨之而與之者且與同其敗則奈何同立一朝同事一君而代他人受詬哉由是知世有亂臣非其志與爲亂也極庸臣之態而遂以成亂臣之謀世有黨臣非其心與爲黨也安其臣之名而不覺受黨臣之目可無戒哉可無戒哉眞目擊心痛之言也

又曰天下惟胥吏最難安頓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輩圈繢刑名簿書出其手典故憲令出其手甚至於兵樞政要遲速進退無不出其手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皆由安

頓不得其法若役扉役議論紛紜迄無良策讀孟子周室班爵祿一章於庶人在官者言之至再至三知聖賢之用意深切三代之致治未嘗不由此也海鹽彭仲謀（孫貽）耕者之所獲一節題文中有云吾籌之其次祿乎田溢矣病吏奈何且病吏則文而舞也其府祿乎食夥矣耗國奈何且耗國則本而靡也莫若籌其食於農夫而計其獲於耕者後比有云是以天子南面而蕭然爰貧苟以農夫之上中下次之則魁武而文無害者盡驅之南畝是管仲鄉遂之遺也是以吏豪於鄉而田富不事苟一以耕者之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食制之則抱牒而食於公者盡闢其閒田是公劉徹糧之法也於古今制度錯綜言之可謂深達治體

朱春門（熊）自近讀李元仲（世熊）寒支集中載有邱義所作之其所哀矜而辟焉文按邱義字明大汀州之寧化邱坊人崇禎末補弟

子員甲申後義不就試其父詰之對曰世代既變人心亦變卽文字亦變以前文應今試徒取黜辱無益也父曰不必言遇合但功令嚴耳義乃就試題爲之其所哀矜而辟焉督學聞公閱而判曰文心如此何必應試除名免責榜揭而諸生譁然取原卷爭相傳寫一時紙貴義以罷諸生而名益噪其文云當可哀可矜之世必撫不哀不矜之人世有辟於哀矜之人必世有不勝哀矜之事也今夫無怙無恃哀之至也乃至宗廟邱墟鼎社遷改哀又過之詩所謂哀恫中國具贅卒荒是也更取父母之遺體而毀傷之取聖王之冠裳而滅裂之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哉鰥寡孤獨矜之至也乃至天潢溝壑宮闈泥塗矜百倍之詩所謂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抑末矣更取匹耦而殲亂之夫鰥而妻不寡取羣倪而俘㩜之父獨而子不孤哀哉俾彼昊天甯不我矜哉乃哀未畢也而私

挽繼之晃鉗之不爲辱呼繼之不爲慣飢居問禮祀不敢然也矜未畢也而安樂繼之謂他人父而忘其孤謂他人夫而忘其寡他人不子不妻而奴婢之不悔其賤也此之謂失其本心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吾哀夫當哀而不知哀者又哀夫巳不能自哀而反哀他人之哀者又哀夫巳不哀而反禁人之哀者又哀夫恣胸行臆擄人於可哀可矜而自爲愉快者又哀夫助虐相煋陷萬家於可哀可矜而僅存一人懽笑者蓋至此而荼毒攢心無可告訴徒飲痛銜恤而已豈非之其所哀矜而辟乎　按此目擊崇禎末年情事借題以抒其憤激之心異人異文宜於寒支有默契焉又按提學道閔公名度字裴卿浙江烏程人前明進士其料理此生亦可謂寬嚴並濟矣

制義叢話卷之七